

佛教人生的三要领

佛教出现在世间的义旨，《法华经》说是为了“开示”众生，俾众生得以“悟入佛知见”。

所谓“佛知见”，便是一种生命升华的智慧，却不是一般世间的巧慧。从生命的历练之中生起的清净解脱慧，让有情生命可以超脱于生命中的诸多限制，得到生命的安住之道。因此，佛教是一种解脱的宗教，以生命的解脱为立教宗旨。而生命解脱的达致，必须靠自己的智慧开发。佛陀与弟子之间并非主宰者与被主宰者的关系，而是老师与学生的关系。佛陀给予弟子的，是教法的开示。佛陀并不创造世界，世界是因缘的合成；佛陀甚至自谦地否认他开拓了一条生命解脱的归宿之道，而声称自己所倡说的是“古仙人道”，是古已有之，只是荒无湮没而已。佛陀未自居是发明者，而只承认是发现者。佛陀能自己达致了生命的解脱升华境界，是他在解脱道的追求上所抱持的坚定“信愿”；他能不落有无断常之边，而契入如实中道的涅槃，是他的“智慧”所引领；而他能在自己完成生命的升华之后，无私地为众生宣说传授，是他的“慈悲”。“信愿”、“智慧”与“慈悲”三项，正是新世纪的佛教青年所当力求具备的三大学佛纲要，也即是《大般若经》中所说的“一切智智相应作意（信愿），大悲为上首（慈悲），无所得为了方便（智慧）”。

信愿—人类特质的提升

新世纪的佛教青年须有“信愿”，因一切事情如果缺乏信心的策动，皆不能成办。前面说过，佛陀是人间的现实人物，而透过刻苦艰辛的修行过程，让自我达到了生命的升华；我们亦是现实人间中生活的人，与佛陀具有相同的本质，也即是普遍人类皆具有的三大特质：（一）能自惭不足，激发向上改进之心，是所谓的“梵行胜”；（二）具备记忆累计生活经验的能力，并能透过学习来自我提升，是所谓的“忆念胜”；以及（三）堪能忍受极大的苦难，并能在极恶劣的环境中激起极大的毅力来追求理想，是所谓的“勇猛胜”。就此与佛陀的三大同构型而言，我们应对自己具有信心，对已以人身达致了生命圆满境界的佛陀生起信心，并且进一步以成就圆满的智慧境界，作为自己生命所追求的终极目标。有了这个信愿，就像在茫茫的人生旅途上有了终极的理想，并引领自己一步一步地去实现它，俾自己得以信心满满、不卑不亢地向目标前进。有时摔跤了或偏而歧走了，最终也能回到原来依循的正确路径，重新出发，奔赴前程。

慈悲—感性的升华

“慈悲”是佛法的重要德目，世间之所以有佛法，就是因为佛陀的慈悲心殷切，不忍众生沉湎苦海，而为众生“开示悟入”而有。慈悲并非来自某种外在力量的诫约所加，而是在感性的背后具备理性的基础。在缘起的意境中，有情众生，皆是有着

千丝万缕的关系网络，一如海上的浪头，其中不可说有一个独立的个体，整个大海的每一滴水，都有着亲疏不等的相互关系，甚而风向、气压、日月之引力等，皆不无影响力。有情生命之间的互相关联也是如此，有些生物的存在与否，看似与人类没有任何关联。但是，如就生态环境加以探究，却不能说全然无关。佛教所说的解脱也可以由此得到启示：解脱不单是个己生命的事，也可关联到全体人类，乃至一切众生；佛教青年致力追求个己生命解脱的当儿，同时需要谋求全体有情世间乃至器世间的提升、净化。推己及人，自有情而至于无情，这便由个人生命的超脱而扩展乃至人间净土的创设。例如当今方兴未艾的环保运动，虽然其肇始不乏西方强权的政治动机，但其理念本身，却是相应于佛教所倡导之器世间的净化与净土的创设；尤有进者，还可以深化为心灵环保，此则是佛教谛理的内容了。

另外，对扶老济贫的社会福利事业付以关心，亦当属佛教青年之份内事。若只把对众生的慈悲存之于观想，或只对众生的慧命、命终的归宿表示关心，而于现世生活的贫苦漠然视之，则佛教虽倡言慈悲，却难免为人讥为“抽象的慈悲”，不见实际的行动。

智慧—理性的开发

“智慧”是佛教弟子所追求的最终目标，也是“信愿”与“慈悲”的先导。没有了“智慧”来引导，“信愿”虽殷切，却可能是一种不契合于佛法的“迷信”，以致于神佛不分，索隐行怪；“慈悲”即使广大，至多也只能成就世俗的慈善，而未及于“慈悲”的根本救济。对理性“智慧”的重视，是佛法不同于一般宗教之处：佛法的信仰是以理性的“智慧”为前提，而不是以感性的信靠、仰望来统领一切。这是佛教青年应当要体认的。

“智慧”的内容，可以是甚深难思议的，但就佛教青年而言，首先应该掌握者，则不外是“缘起”与“空性”二大原则。“缘起”在前面已稍提到了，而“空性”则是“无我”的深化与普遍化，从自我身心而扩展到自他关系，乃至世间一切现象之间的关联，皆以一“空性”来统一与消融。例如：由“缘起”而产生“慈悲”，并由“空性”来消除自我的执著，并将“有缘慈”扩展至“无缘大悲”的意境。就实践层面言之，若以为放生即是慈悲，遂执着于从事放生，以求得圆满自己的慈悲心行；但若因佛弟子执著于行放生，致使商人反其道而行，积极“捕生”以供佛弟子“放生”，则此“慈悲”之行则缺乏了智慧，且不符合缘起的随缘行慈，执着于慈悲的事相了。

佛教的信仰以“智慧”开启，以“智慧”完成，过程中得有“信愿”与“慈悲”来充实。“信愿”使整个信求过程有了目标性的推动力量；“慈悲”则使“智慧”的内容不致于空泛；“智慧”则使得“信愿”与“慈悲”有了理性的依据，此三者缺一不可。入门或许有所偏重，最终则须三者兼备，才不致被人讥为迂腐、无知的宗教迷途者，而得以成功塑造具有正信、积极的，并且契合现代社会机宜的佛教青年

新形象。

结语

青年是国家的希望，是现代社会的策动力来源；青年的积极加入佛教事业，古老的佛教才能在日新又新的现代社会中保有朝气，并得以蓬勃发展，俾二千多年来灯灯相承的佛教真理，在每一新的世代都能有新的契机，滋乳每一代的有情心田。而佛教青年在为佛教寻求新世纪契机方便的同时，也必须不忽略与佛法真理原则的相契合，才能使新的方便具有佛教的内在关联，为有情众生带来真正的利益。

契理与契机的两相配合，才能一方面让古老的佛教在每一个新的时代都获得新的生命，另一方面，也不致于让佛教在迎合新世纪的发展中全面走向媚俗，而致失去了佛法的实际内容，变成只空遗躯壳了。

参考：1. 印顺：《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》（台北：正闻出版社，1989）2. 印顺：《佛法概论》（台北，正闻出版社，1990）3. 印顺：《学佛三要》（台北，正闻出版社，1991 十三版）4. 印顺：《中观今论》（台北，正闻出版社，1990 十二版）

3/7/2003 《南洋商报》